

百
柱
堂
全
集

百柱堂全集卷三十八

監利王柏心子壽著

答李鶴人布政書

戊午五月二十八日

道遠牋記難達以爲耿耿并使來荆辱書累數千言承戰勝
攻取兵如雷風用飢疲之眾涉險阻之域竟解重圍太夫人
轉危爲安舉城慶慰忠孝智勇冠於諸將旋拔六安通道無
阻又能謙謙不伐歸功他人雖古名將何以加茲至於垂意
殷勤尤在菰蘆下士不忘虛左執轡之念高義虛懷發於誠
款循諷未終繼之感泣檄審旌旗進發將涖廬江足疾差否
在兵間久溼氣所感藥之當愈可乘板輿指揮也杜當陽身

不跨鞍亦稱良將何必騎上下山如蜚哉聞此後將以旬宣
自任而授兵偏裨分道攻討部署若此誠適事宜柏心竊以
爲麾下未可遽釋兵柄方今南下九江北取六安軍威所震
陸警水慄皖地南北及金陵之賊莫不心悸膽裂有瓦解之
勢誠使楚軍自上游建瓴而下麾下率皖軍自舒桐搗皖口
合勢犄角長驅直進與江左官軍會於建康城下一舉而覆
梟獍之巢矣戡亂夷酋易猶反掌當此時而不投袂以赴機
會者非人豪也釋此不圖而欲從容奉 詔條踐屏藩如承
平故事則皖境支郡半屬豺狼新恢復者皆殘破之壤無可
展布又當別募新軍以防他盜且川楚協濟之餉源源踵至

若部曲他屬彼各營擁士卒者皆可紛紛截留充俾夫合數
年來呼號哀聚若是之難今幸兵氣方揚軍食大集而滔天
巨煞又值亡精覩魄之秋忽焉舍所當急營所當緩輟蓋世
奇功而就補苴一方之謀不亦左乎夫謂皖地關東南輕重
者是也顧我方將廓清氛霧蕩滌江海舉積年逋寇梟磔而
芟夷之豈規規據險保境爲按兵相持之計也哉柏心竊爲
麾下謀若抗疏於 朝廷以皖藩 簡命他賢而自將本軍
與楚師期會並集金陵豈非桓文高世之略乎妄進鄙論願
熟籌之麾下欲引柏心爲助也非伊朝夕矣柏心苟有可爲
知己報者雖糜軀沈族不辭也但恨智略不逮耳且老母在

堂未敢以身相許去歲屢書陳情想蒙曲亮矣今茲之招雖非使之與聞軍事不過佐治章奏規畫指置商榷政治而已但章奏實非所諳至於綏靖規模亦必練於地方形勢與其利弊然後指陳因革犁然有當柏心未嘗一日至皖也若如尊意所謂用人行政諸大端則又舉樞府宏謨封圻碩畫試之於殘疆是以函牛之鼎烹小鮮也欲舍近求遠又涉出位之思凡此大議當俟四方平定後乃商度非所語於戎馬倥偬之日用是數者反覆圖維皆非鄙儒下才所能建策此所以望弓旌而卻步也麾下欲求功須則朱伯韓觀察可也忠義貞亮深達治體勝柏心不可以倍蓰計聞方栖栖輦下未

得擁旌而出若疏請於上俾其奉命赴皖幫辦與麾下戮力同心必能宏濟艱難汾陽之薦臨淮稚圭之引希文兩賢相得卒就功名此等舉動是所望於麾下耳餽金萬不敢領謹藉使奉繳乘便肅復祇頌助安戎事方勞炎歆甚熾伏冀爲國爲民以時將護不宣

與羅澹村廉訪書 又五月

山居孤陋下游聞見苦不甚悉然揣摩事勢時有管窺請具述如左而賜財察焉蘄黃之賊盤桓境上又益以翼逆之眾搖蕩我邊鄙此勝負大機成敗所關不可忽也竊以爲宜用重兵良將當之不足者可乞師南省必增萬人或六七千人

雖屬勞費萬不可辭近者江右羣逆竄閩境者已什之六七
南省此時稍可解嚴若往乞師數千勁旅必可得方今潯陽
久圍不下我別無奇道可以進取惟北岸陸路最當衝要前
後續至之賊皆蟻聚於此聞金陵逆黨新劬於丹陽岌岌不
自保方呼皖賊還救白下而翼逆又不自量驅率烏合親來
送死此其首尾橫決之秋天贊我也翼逆本不善戰前歲經
中丞公暨羅山公擊敗之後倖漏斧鑕輒敢跳梁復來窺伺
我師能奮銳酣戰摧其牙角我捷則彼必奔然後統大眾追
躡前抵廬江與下游官軍合即可進拔皖城此時九江若下
則大軍水陸並下兵不留行席卷可定若九江猶屬負隅第

以輕兵綴之餘悉拔營徑下但煩中丞公駐師境上過其越
軼諸軍進指建康約金陵將帥會兵攻圍賊之望風震潰必
如山積瓦解可知也夫兵無定形因敵制變始吾以師出九
江爲正道旣久不能下則又當以師出北岸爲正道所謂形
格勢禁攻瑕而堅者皆瑕也言者謂斬黃之賊連營三四百
里據我軍見屯人數眾寡不敵此誠有之然飢氓捻徒同役
而不同心兵勢惡分連營數百里則首尾難顧彼不過虛聲
恫喝爲掠取糧食計何足憚哉且覘兵強弱在將能否彼翼
逆者前經喪敗實匪梟雄我得健將急鬪必大捷彼必破膽
遁逃之不暇因而乘之勢莫便焉機莫利焉復皖城拔建康

在此一舉豈但區區爲楚北保境而已哉然目今北岸非增兵選將則恐人心怯懦或至輕退萬一兇狡得志長驅進犯游兵分鈔餉道梗塞鄂州本無積儲又少薪樵孤危若此可不爲之寒心也哉故曰此勝負大機成敗所關不可忽也北岸若增兵將尙須中丞公親往臨之則進止畫一將士用命成功必捷否則俟其克捷諸將轉戰而前中丞公更統數千精卒駐楚境下游爲後繼聲援尤合機宜大約今日江漢情形入而設守不若出而禦寇且金陵一日不滅楚北一日不安故必以克復金陵爲上策而勿區區於畫疆自守倘謂鄙非妄祈轉以聞之中丞公幸甚

上胡潤芝中丞書

久未敢以牋記上瀆者非當世急務與天下大計皆不足言也時未至而言亦無益也今乃有不能嘿嘿者請具言之如左可乎夫兵家得失所爭者機會而已柏心竊觀粵逆倡亂以來雖蔓延半天下未易芟除然其間有可乘之機者數矣我皆遲而不應故遊魂至今未得殄殲我且日奔命赴救之不暇也請以已然之事明之往者甲寅之秋兵侍曾公破賊數十萬眾於岳鄂蘄黃間當是時賊出不意震怖狂竄沿江猝未設防金陵逆首已有逃遁入海之謀若舉兵隨而躡之長驅進鶩取金陵如拾遺矣而頓兵潯陽終致燬夷是失可

乘之機一也高唐連鎮之役賊眾渡河北犯者斬刈無餘矣
若席戰勝之威起遼左鐵騎分出瓜揚盱眙間檄東南方鎮
會師並集具舟渡江合攻白下一舉而傾其巢窟矣而畫河
自守置東南於不問遂令逆礮復張毒螫轉甚是失可乘之
機二也丙辰秋冬間賊中僞帥自起相屠於秣陵城中支黨
猜貳皆無戰心當是時也若南北將帥投袂疾起取亂侮亡
因而覆之一舉而苞舉剋盡矣而觀望疑阻令殘眾復整負
隅如故是失可乘之機三也今又有可乘之機矣金陵驍賊
誅翦略盡存者率多孱懦困於廹脅不能遽散其擾皖擾浙
者兵力外分志在屠掠非有智計殊絕者也我方南下江州

北京六安全據長江上游之勢戰艦迅利精騎雲浮誠以此
時分道東下水陸馬步左右相輔期會皖師及揚州江左諸
軍萃於金陵城下賊之計不出指顧間也且是舉也不獨
爲東南計更有憂在心腹者外夷患起而畿輔之轉輸且虞
多梗欲外杜夷患必先內清腹地之寇盜今夫有國者雖德
威遠被之時外患猶不能絕也古之外患在西北今之外患
乃在東南海外遠夷此亦世變起伏難可億度者也西北戎
狄雖勁驚然關塞以拒之河山以闌之來則逐之否則命將
征之犁庭掃穴裂其國而郡縣之海外遠夷則異是風帆一
晝夜越數千里起閩廣甌越燕齊至遼東沿海皆可止泊奸

民導之而入倏不及防 國家都范陽津沽最爲濱海傾自
江表陷沒漕輓不通京師仰食於海運今夷艘直駛津門戰
則結燭和又難信海運之議自此寢矣加燕齊連年蝗旱糧
食不繼盜賊間發陸運和糴亦不可行黃帝曰雖有金城湯
池帶甲百萬無粟不可守厯代遇外患或有遷都避之者方
今值隆盛豈得議此欲徵四方之師入衛郊甸以抗夷患然
餽餽何出斯非腹心之憂乎然則計將安出竊謂津門之師
宜深固溝壘以持非勝出萬全不可輕戰聞彼係四國同役
若募習知夷情者入而購問之如唐太宗之間諷利突利郭
令公之間回紇吐蕃使自相疑忌自相吞噬然後微以利啗

之令彼解退三輔暫得息肩勿遽與之爲深仇惟以平內寇
下建康爲急建康下則四方無敢覬覦者而江淮故運道可
復萬年倉庾之大計立矣何必涉重洋大海持芻粟以啟戎
心哉黠夷無所要挾當不至窺邊卽使犯順亦折箠笞之耳
今日能克取建康者惟楚師最強又最居上流得明公及中
丞李公軍門楊公皆智勇非常之選爲之統馭指揮竊料逆
賊凶數已盡乘此機會速決東討之計不獨出東南赤子於
湯火中又可遙解津門之急早復江淮運道拯生民而寬宵
旰功無大於此者矣夫難得而易失者時也兵久變生昔人
所慮前者三失事機賊得賒死夷患乃作今者之機若復遲

回悔難追矣柏心衰白腐儒不嫻籌畧抑子太叔有言發不恤其緯而憂宗周之隕今 王室實蠢蠢焉所恃明公與李楊二公秉雄才懷忠計值可乘之機爲難得之會相與趨時如響赴必能撥亂爲治轉危爲安宇縣所引領而望者繫三公是賴故敢以至計進若夫芻糧甲仗士卒分合若何儲侍若何部署則羣策羣力萃在幕府皆能指陳非迂疏下士踰度之所敢出謹布大畧惟明公財察焉幸甚

上胡潤芝撫軍書

庚申正月四日

經年以來知麾下躬服戎事日夜治兵不少休未敢一通牋記妄瀆清聽茲聞進營英霍與兵侍曾公及木陸諸帥尅期

會師爲東掃鯨鯢之舉懦夫奮躍嚮風忭舞以爲麾下信溫
太真陶士行其人也又自度年力衰孱不克杖戈磨盾奉驅
策贊謀盡其間以爲愧恨然荷麾下知待之厚每垂賞納苟
愚慮所及絲毫有裨機要者言焉而當麾下從而采之幸也
言焉而不當但得徹於左右亦足以明其義憤之本懷濟時
之微志非與沈淪江海不關世事者比雖退填溝壑沒齒無
憾請具言如左而麾下詳擇焉夫除大寇者以殄滅爲期非
徒務一戰之捷與朝拔一城夕下一砦也在操吾長算以御
之而已賊首尾近十年雖無劉石之才然驅扇衝突凶力尙
勁東南要害彼具知之我軍虛實彼習聞之方其初盜建康

之時我用銳師長驅疾搏機勢尙易今則守禦周矣偵知大軍雲集者數月將謀進討其救死之計必固且周是未可以虛聲動也江皖之民怵於酷烈幾忘大義聞彼間官軍諸營所駐各設軍市權算無遺追勒捐納大抵私其所入以供豪侈軍士雜處民間凡雞兔菜茹薪木無不搜索罄盡不則誣以附賊先後陷賊之民有逃歸者則軍士悉斷其首以爲捕得間諜反邀功賞故陷賊者多以爲戒其善良者吞聲飲泣脫走無門不肖者益堅其從賊之心以此賊中情僞茫然如隔山海賊專恃括斂以充戰楫然尙能疏節濶目民畏之怨之猶尙恕之謂彼賊耳固然無足怪者至彼問官軍連營相

望不惟不能討賊反效賊之所爲又加甚焉民不怨賊而怨官兵不戴官兵而轉戴賊往往甘爲賊任耳目此賊之所以根本盤固厯八九年而不可動搖者也今所謂操吾長算以御之者在反彼之所爲行吾德義沛吾惠澤布吾大信而已與諸帥約師行月餉一責之糧臺轉運凡駐軍之地毋設捐輸權算等局軍士秋毫無取於民專以收拾人心使民皆曉然知師如時雨歸市不止歡聲作而賊氣自奪古之接鄰寇壤者皆務與敵相傾晉之取吳隋之平陳咸用此術也投檄賊境凡難民自拔來歸者厚爲資遣部送還鄉卽賊黨解體投戈歸誠者亦予免死遞回本貫或願効命者雜記各營率

以進戰以賊攻賊於計尤便皖境什九皆賊官軍未履其地望之垂髮鬢然以爲無慮數百萬其實非賊也皆民也賊分其黨跨據各邑每邑不過數十人鉗制之而已但下令民間反正各邑之民縛各邑之賊大軍助其聲勢民聞茲令無不奮起爭先者各邑之賊立可捕斬無餘民卽薙去長髮復其故業但見民不見賊矣其餘堅城要塞賊眾所固守者彼勢益孤攻之必下輕兵綴之彼亦必不敢動便因可乘之勢疾拔皖口進臨白下則大事濟矣聞陳逆於去歲十一月四日竄還秣陵凶巢或者天意逆將聚族殲旃不煩分兵別施勦捕乎縱之入城使食其垂罄之糧亦計之得者也克金陵之

日戮渠魁寬脅從禁焚掠護女口卹難民緩征徭一以曹武
惠平江南爲法斯則弔伐之義師海內所瞻仰者也江表肅
清然後分師以討捻徒但殲元惡解散羣黨豫州之境亦曠
然可與更始矣彼島上狡夸有不望風震懼者哉凡此皆度
我勢有餘賊氣已衰乃奮揚威武獎率三軍規爲一舉犁集
之計耳如其游魂假息尙屬鴟張而我將卒未一進止未齊
未可以大得志於彼則請與諸將約各勒精兵據便地絕其
犯江右犯浙犯楚與交通捻匪之路斷其糧道俟彼困窮然
後轉營進逼無令逸走終於必取金陵但此則不能無稍假
時日以待之然要爲百全之術也若不審彼已謂諸軍旣集

當圖進取萬一偏師少利大歟氣沮重謀哀聚又歷歲年相
州符雖之役可爲至鑒斯亦不可不再三權度豫操長算者
也麾下謀之久矣豈其猶有遺慮惟大功在即私心冀望欲
其萬舉而萬當也敢竭管蠡以備財擇麾下察其意而諒其
愚焉幸甚

再有陳者季高被鏢金之毀大抵功高爲人所忌又其負性
剛褊疾惡太甚故罹此多口也揣季高意遊聲啗嗜所不樂
聞必浩然有還山之志則湘東軍事誰與主持且此才豈可
以山中老者麾下盡請之於朝廷至軍中專任兵謀他人
不能用季高季高亦不樂爲他人用若爲麾下贊畫軍事必

欣然展盡智能相與戮力戡除以遂其滅賊之本懷俟大功
克濟然後長揖歸田不受爵賞與少伯留侯同其高蹈豈非
千載美談乎爲季高代籌出處莫如此策爲當且無令泉石
中淹此奇才也麾下夙重季高者當有以處之柏心客冬曾
游辰州過伏波祠下悼其功業未遂謗毀中之遭逢明主猶
不見察爲太息者久之忽感季高近事益增慨歎云

上官秀峯中堂書

時爲兩湖總督

前歲上謁吐握俯加益之河潤寵光榮逮感悚莫名比年戎
機旁午籌筆方勤未敢以牋記妄陳致干威重然袞衣惠我
祝頌遙殷矣柏心衰白腐儒自分無能陳力於當世竊見烽

塵未靖餽餉日艱 聖主宵旰於上良臣馳驅於下而跳梁
反側之輩此滅彼張此擊彼遁銷兵尙未有期至於權算轉
輸所在告乏於勢蓋岌岌矣竊以爲事機不無稍失而深計
遠慮之猶有未及也不自揣量其於兵事則著有林居芻議
一首其於餉事則著有博采廣鑄議一首識畧淺陋聊貢管
蠡備愚者之一得自念伏處山林雖無事權職守之責而曾
忝通籍繫名於朝目擊時會之艱屯內懷感憤苟能竭其計
畫與籌度達之集思廣益之大賢稍見采擇尙有絲毫可裨
軍國是亦藉手以報 君父之夙志也豈敢馳騁議論挾驚
名干進僥倖分外之望也哉仰惟閣下山海崇深無不容納

倘厄言無當則姑愍置之萬一少中竅要其鼓鑄一策有利無害閣下斷而行之可矣其言兵事關涉數省伏望咨商比隣方鎮同心籌議相機措置或彙括其詞據以入告俟 廷議僉同然後會兵規爲大舉決在今年滅賊乃有餘力戡定隴表也

與嚴渭春按察書

昨歲執事入 覲際遠貽手翰并寄王小雲詞卷梓本千金諾重剗剗立成頓使失志才人揚眉身後海內英流聞此高風孰不生感比聞旌節旋楚 天子令執事且福吾民行以分陝保釐相寄矣柏心昨冬薄遊辰陽暇與彼間人士論議

咸云殘孽在粵西伏而未動入春必有狡謀其覬覦南楚未嘗一日忘也不爾便恐假道黔境竄合叙州匪黨其不肯老死山中也明矣竊謂楚南上游與粵黔交涉各隘塗徑甚多皆宜增兵嚴防而楚北宜施毗連蜀道宜分儼船營哨屯駐隘口至叙屬匪黨不可盡誅勦撫兼施方易解散急行寬政以固人心其洋土稅釐尤宜疏節濶目無取峻網密張此等興販之徒多自滇黔而來成羣上道動輒數千皆有刀仗火器皆輕險不畏死之人激之生變必至用兵勝未可知費已無涯此時兵力全萃下游則上游必期安靜一旦有警又將掣動下游軍勢不特餉源所關恐致中梗且勢處建瓴意外

之虞尤不可忽凡此皆執事明慮所洞悉無待鄙言但區區之意不能不一吐其愚悃耳惟省覽不宣

與李次青同年書

孱然書生耳一旦提金鼓立轅門會三軍之士與之轉鬥千里蹈萬死不一生之地麾之而前無堅陣止之而屹如山嶽不可撼搖計其威畧雖嘖喑老將不能與之程功而校績以爲此才當於史冊中求之不謂乃得諸與吾同鄉舉之士卽未獲傾蓋亦未嘗通尺書道情愔然每引執事姓名竊自壯於稠人廣坐甚矣執事之文武威風可畏愛如是中間以功高之故或遭媒孽如魏尙陳湯不免爲法吏所繩識與不識

無不爲執事扼腕太息者然執事本末昭然初不待辨於執事曾無加損也頃聞薄游星沙爲開府所客適有族子至潭州因託其執訊以致區區十數年傾慕之鄙悰執事將強其愚抑察其忱耶柏心最爲蹇劣年衰才退役於文字涇蟲乾螢豈足語壯夫志業哉時事感觸輒有論著不自量度上之當路然見者不免按劍咤嘆韓公子之著說難孤憤非妄發也率爾貢懷幸賜鑒納不宣

上左季高撫軍書

春暮來敝郡讀所畱書悵不相值欲報牋又未悉輪轅南北尺素稽遲至今惘然如有失前聞奉 詔持節贊畫軍事

宮廷拊髀思得頗牧遂拔麾下起紆籌策誠知人哉留侯工
謀畫而未嘗獨將麾下乃復勝之惜乎登壇稍晚遂使豺牙
賜吻得橫噬吳越此可爲拊膺長歎者也麾下智畧輻輳必
勝之術操之久矣特未嘗出而任事耳出而任事賊不足平
也但鹵勢益張我軍尙寡急據楚皖交涉要地與曾星使胡
宮保楊軍門水陸三面軍營相次壯犄角之威斷侵軼之路
兩楚江右邊境旣固我力益完轉饒足兵徐待機會度彼鹵
渠志意已驕掠地愈廣盜賊羣居無終日之計必有起相吞
併者釁將作矣然後推鋒乘之收功較易或以計購間其黨
使內自猜疑無復圖志我乃蹈瑕抵隙覆而取之亦可蹙其

本根方今事勢與前數年迥異未宜遽謀進取麾下囊智有餘必久在圖惟之中試謂鄙言何若天不厭亂北事尤亟竊謂此時要策惟徙都關中矣而請監國之議尙無人發之此議節相已建言徙都關中矣而請監國之議尙無人發之此議非蒲大臣不能建白遲則恐人心解體難繫中外之望也年來得一士焉曰華容白海仙昌壽年財及壯偉貌而雋才讀兵家言習爲將帥之畧咸豐四年憤土寇陷其邑率從子人虎者糾義士數百襲擊敗之因以舟師逐賊於洞庭與曾星使之師會於岳陽從之轉鬪至九江未幾聞人虎戰死蘄州城下卽辭賞而行負人虎殘骨以歸杜門不出時時賦詩多

豪壯語今秋過訪敝廬抵掌竟日察其沈毅英鷲通識古今
非但行間武夫而已才氣亞於立甫及友石而周慎綜練過
之閱風塵壯士多矣大抵剛猛躁果非統御才如白君誠不
易得麾下欲求奇士敢以此君姓名徹於清聽白君明歲欲
來荆南講舍讀書意亦藏器以待知已耶戎事方勞爲國
自重不宣

上左季高制軍書

癸亥六月二十六日

今春兩肅牋記矣未審上徹清覽否戎事方勞不敢望賜答
也晉督之命旋下他人以爲異數麾下視之直若固有耳
故不復騰賀浙境殘寇以麾下才畧折箠驅除無難焉者尙

望姑留此一路爲金陵餘孽作檻穽待其投死乃一舉殲旃
可無遺育矣柏心才性迂疏然好爲大計如酈食其字元忠
之流未必盡中事幾特率臆妄言耳麾下幸亮之也然有愚
畫願相啟告自審必招嗤鄙然狂態之發不自禁也麾下覽
而財擇焉其亦可矣竊念三吳賦額之重天下未有其比起
於明高皇忿吳民爲張士誠死守耳夫明祖於吳民誠有仇
矣我朝於吳民何仇之有豈非狃於租賦羨衍濟度支有
餘裕耶豈非國初大臣無蕭曹房杜者流耶今自長蛇薦
食以來吳民被荼毒最酷一絲一粟曾不得上供天府未
能按籍而征也賊雖橫虐搜括幾罄然賦稅舊額則不管一

埽而空之彼不肖之民容有陰懷其寬簡之惠者矣方恐一旦反正重問版籍又將復初惴惴焉預以爲憂且不欲賊之遽平也愚意謂如麾下者可早行陳奏力請於朝廷及吳門之未復也先下詔書若曰吳中苦毒痛深矣若以上天之助將帥之力誅其敢行稱亂殘賊吾民者惟是三吳賦額號爲最重相沿已久未經釐定其令廷臣集議首加寬省視湖廣江西爲比重念吾民新罹湯火務在矜卹而安全之如此三吳之民聞之感激泣下必人人奮起而逐賊賊亦必奪氣遁走不煩兵而復地數千里賊卽欲死拒將誰與同惡此收拾人心之一大機又宜事前降勅不宜事後徐圖夫遭

非常之變宜有非常之澤曠五百餘年未行之寬大一旦奉
璽書行之施之兵畧最中機要書之史籍傳爲盛事如其
賊平之後 宮府上下相與力崇節儉何患財賦之不足哉
竊謂如此等大計今方鎮中非麾下莫能發其端也明智之
見以爲何如白生海仙聞已羅致幕府此君沈敏英決又達
政體後來之傑出者一經陶鑄必能以文武自表見青萍從
此長價矣籌筆頻頻伏冀爲國爲民以時自重

答田峻菴明經書

接手牋於鄙人前後所致各當路書反復推演而過加獎譽
謂可媲古之先識遠慮者甚矣吾峻菴之樂道人善津津掄

揚不去諸口也毋亦忠義填膺亟思平賊遂持是歸美於鄧
言之幸中邪顧鄙人實非知兵者非能先見者尊言誇詡太
溢其分且讀且媿云賊之初起也勁甚其心力一其號令嚴
雖不解奇謀遠畧然趨利攻瑕譎詐多變我之諸將備多力
寡各懷觀望賊行如飈至霆疾飄忽震蕩禦之不審鮮不爲
所撓敗者然在粵也有五嶺之限在楚南也有洞庭之限在
楚北也有廣漢長江之限地利形便我皆有之果其據險鼓
僥以主制客彼安能驅飢疲之眾而與我爭舟楫之利也哉
無如當關無健將仗節非雄才遂使狂賊縱橫蹈江湖如平
地掠取帆檣爲虎傳翼於是腥風毒餒南北數千里悉罹其

虐暴骨草莽流血城邑父子夫婦垂白稚齒係虜相屬於路
鬼神譴祥無所食百姓不聊生族類離散流亡不可殫計嗟
乎載籍以來未有如此賊之暴者當時專閫及方鎮諸公誠
無所解於縱寇之咎也今則此賊亦成強弩之末其心力散
而號令弛矣其勢漸蹙其食將盡卽有譎詐無所施矣語曰
孟賁之倦也女子勝之騏驎之衰也驚馬先之賊之亡期在
今冬矣况少司馬曾公所將南勇以軍中爲家將帥爲父母
信賞必罰同力一心用節制之師摧垂滅之寇迅風掃墮籬
蕭斧伐朝菌曾何足喻其易夫同一寇也昔何以莫能爭鋒
今何以長驅逐北則主兵者智愚勇怯之分亦時勢先後利

鈍之別也兵者國之大事爲後世法因吾子所論復縱言及之欲畱爲來事之鑒耳方伯唐公及李紫藩太守二傳誠不敢辭當暇日爲之平坦夫死節事已屬邑侯申報矣草草奉復惟亮察不宣

上嚴渭春撫軍書

同治甲子正月二日

客冬見遠近軍報我師方利有宜乘機迅掃者有善後大畧宜先定規模者凡愚慮所及謹呈其端緒如左執事倘采而疏陳於朝或者芻蕘私議得徹宸聰幸之幸者若其迂濶而遠於事情則執事怒置諸耳發莞爾之哂焉其亦幸矣竊謂兵之所貴者鋒勢也威聲也此其機如矢之去弦水之

出壑呼吸毛髮間不能須臾滯也夫乘之則功速而利大頓
之則功遲而害深此非智者不能辨也當僧邸陣斬苗逆之
後其威震矣能卷甲渡江騎兵布於金陵城下彼粵逆必應
聲驚潰此上計也不然則引師迅剿豫楚沿邊烏合諸捻出
其不意如以湯沃雪耳進攻興安亦易戡除檄秦撫劉中丞
同固漢中前後夾擊可使賊無噍類亦中計也興漢畧定徇
下諸郡邑計此時金陵臨安必相繼皆拔然後合僧邸之軍
與東南將帥之師會定隴表毋遮玉門陽關駢羣回樓之沙
漠但守嘉峪等關秦隴數百年心腹大患一旦消釋諸將乃
相繼入 朝表其尤忠純者賜以侯伯高爵入典宿衛卽令

自簡所部驍卒拔補禁軍以壯神京根本次者充入四方營屯分守險隘餘悉罷遣歸農不弛武備又隱寓銷兵之意似爲善後要策盡罷軍興以來推算諸令與民休息詔諭夷酋使還本國以禮護送大峻華夷之防彼必不敢不從命夫十數年以來彼之憑陵上國者間吾有內患耳今反側者芟夷畧盡彼亦安所恃而長此桀驚哉若其徘徊窺伺或挾異志吾當戰克之後師武臣力殄此鱗介直由竈上驅除如此而內憂外患以次告平朝廷惟選賢修德以應中興之運以媲美高周宣之盛軌豈不懿哉竊恐帷幄諸公遠慮未嘗及此而諸將各存畛域不解合與大定壹勞永逸之謀故敢

粗述管見請執事酌采先行上疏則廷議有所依據不至違失事機貽將來之悔區區狂論自非執事之前安敢輕發乞恕其狂妄不勝惶悚

答龔子定書

柏心九月到郡得惠書并賜示大作散文二帙發函讀之遠蒙藻頌此乃習之所以施於昌黎子固所以施於永叔者柏心何人敢當是語哉抑吾子之言詞壯偉雄毅則方駕習之子固有餘矣震怖斂手久不敢答適賢兄九曾至道吾子所以屬望柏心者皆古賢哲風規益內慙無能仰副又迫紛冗以是遲不報今返里門謝却塵擾乃始息心屏氣展誦大作

各篇其尙書論本匡劉之淵懿而運以鼯賈之明切者也中興策博辨雄邁置之樊川罪言老泉幾策權書間鼎足而三無媿色他著有出入韓柳者有汜濫莊列國策者逐境奇變不可端倪至於深達治體痛析利害苞管商種蠡之才兼李惺吳起之術智畧輻輳才辨無雙則又超乎文人數等矣顧猶晦迹儲僧無有物色而拔擢之者日夜抗首長吟思託知己以廣聲譽竟不可得雖下劣如柏心者亦不惜披露胸臆暴其所長將假齒牙或能稱述於勢力者之前庶幾連城照乘一吐奇光嗟乎悲已柏心里巷陋儒也文儒仕宦兩無所成髮種種矣去冬求言詔下竊見景命惟新而時艱尙鉅

非四方英傑奔走赴闕共資宏濟不足靖多難而翊中興遂
忘疏賤拜獻封事及經論欲自隗始率先海內英俊冀樂殺
劇辛之流聞風褰袂懷奇吐異于于然爭望國門而戾止亦
昭代彈冠盛事 聖明鑒納果賜褒答自惟迂拙豈足叨茲
異數然私計賢路自此大開草澤奇士必有接踵叩閤附延
恩匭上書以進者久之寂然未有聞也不意卓犖奇偉之士
乃在同邑讀吾子擬上策論始知蘊名世經國之藎明濟開
豁包含宏大曩第以文章家相待眞淺之爲丈夫矣又歎挾
茲抱負介然在塵埃中雖著書數十萬言上之不得進御乙
覽如東方嚴徐輩動九重咨賞次之不得賢卿相鉅儒碩彥

爲傾倒動色延譽公朝僅僅使柏心見之驚悸歎伏自度以
爲萬萬不逮而已然柏心又一疲茶朽鈍之夫無能鼓氣勢
出死力推致之引吾子而躋之青雲之上豈才之出果不盡
爲世用耶抑必遲之又久俾老其才始有作合援引者而終
大用於當世耶是亦惡可臆測乎哉要之天決非虛生吾子
之才吾子亦無慮才之終不見用然則版築飯牛古之聖哲
亦何自奮迹而起也前嘗與賢兄道之使柏心有趨朝之日
必不令吾子以蓬蒿老北海薦表豈能越禍生而他舉此語
各識之勿忘侍奉之暇爲道自重不宣

與聶耀卿書

論禾叔文

暑中無事取永叔集疾讀一過大氏英達疏暢約之至理悉當人心其宗六經祖仁義與退之同唯不假氣焰凌轢獨以情味引人人勝與退之異耳說易說詩多補漢儒所未及金石之文簡要有法其是非褒貶皆不妄論事之文往往深切著明論朋黨策西事治河狀於利害皆驗若燭照而數計也臺諫章奏讜論尤多序記之文觸感肖形因物賦質殆合天巧蓋永叔爲人見地高遠明決其發之政事文章者皆是也作五代史眞見春秋大意自左氏司馬子長皆未逮此或者不察舉其小小舛誤詆其大者又謂失之過畧是烏足與窺褒貶微文哉漢議一事當時賢者多以永叔爲過執然細考

之公所執典据甚正原未嘗誤但欲正稱親之名耳非有立廟稱宗如明代世宗君臣之失然已不免謗議叢集矣願與讀公集者平心質之

與彭于蕃書

言區處滇事

滇疆大局紛亂如麻苦難措手歸來思之累日與尊見畧同入竟之後第可陳兵以張威勢而勸石翁先駐節曲靖借訊問秦撫被戕事爲名追集左證以計誘致何氏父子卽軍中斬之餘置不問急舉兵抵昆明出其不意下赦檄解散其黨他練皆不敢動矣重効某中丞逮繫送都論罪以謝吏民然後檄諭回民退出城池交還阬井爲置官畫界各安生業敢

有構釁及跋扈者卽引軍誅滅之羣回必聽命似此或可不煩兵而下惟善後頗不易耳請持愚議轉送石翁覽之揚湯止沸不如去薪滅火不戰而屈人之兵斯古人所高也偶憶唐溫造誅興元亂軍及宋余玠誅悍將王夔事似可仿之以誅二何舟中未攜史冊別紙錄出聊備覽焉

上左季高撫軍書

同治甲子九月

全越告平功茂於王式之平裘甫矣懋賞疊頒申以帶礪晉以台司行繼之矣自浙來者道執事選吏安民早夜圖惟凡可以煦嫗瘡痍昭蘇凋敝者靡不施行遺黎鼓舞若肉骨而噓枯也甚善甚善建康克取大雪人神之憤惟壤地荒殘孽

爲榛莽鋒鏑餘民百不存一招徠安撫猶勞區畫竊謂金陵
外郭便可乘勢剗夷以杜梟雄覬視之萌且耽耽狡夸有似
養虎日在左右亦不可不逆折其謀前者僅一劇盜據之猶
連兵數十萬環攻十餘載僅乃克之況強敵憑跨乎夫勝代
以此爲豐鎬肇基故倚南都作陪京至我朝時異勢殊矣
大都耦國本所深忌因而減削誠合事宜以今財力尙堪浚
築乎但甯內城以處文武吏民寢駐防重設之議其外郭棄
地卽募民墾闢爲招集流亡計若城中官民廨舍悉成焦土
者姑且設行臺於鎮江或蕪湖控遏江海用師兵爲營衛俟
三五年後元氣徐復仍遷金陵未晚也昔者戴公廬漕楚昭

遷都三國六朝方鎮治所不時移徙事務所在多從權計削足就履膠柱鼓瑟豈通方之論哉凡此大議柏心不敢言若執事謂然盍移書相國曾侯合疏以聞於朝何如柏心昨自夷陵歸適前江陵令徐君虛舟以書見抵且附其鄉人凌君少茗所著程安德三邑賦稅考意欲代呈清覽請乘吳興新克之後疏請於上寬減三邑賦額執事爲民請命本具素懷值捷書方獻附請減賦必邀俞允自此三邑烝氓萬萬世歌詠皇仁皆由執事之賜度不惜欣然入告也

答左季高恪靖伯書

柏心景迫桑榆幸未卽填溝壑獲覩明公與同時數英傑削

平禍亂出湯火而衽席之遂使皓首腐儒亦得優游扶杖可
沒齒不復見兵革特媿年衰才盡未能磨崖製頌爲明公揚
厲奇勛耳乃蒙不遺微賤辱賜之書因推原前此蘊崇生亂
之萌卓哉偉論櫟括殆盡夫有矯世之見者必有高世之畧
言之遂能行之信乎明公爲中興以來奇才第一柏心他無
所補助於明公惟冀自茲以往勛益高而心益下望益峻而
量益閎羣羣忠勤始終無懈則超然於智名勇功之上矣區
區所以仰贊德業者謹持此數語而已方今東南數千里無
纖芥警惟捻回滇黔及島夷窺伺未能遽議銷兵然有明公
與同時數英傑布在方鎮緩急足恃柏心愚闇不識事機竊

嘗獨居深念以爲外患者特迹之顯然已著者也至於四方
根本尤以 朝廷爲重誠能幃幄有謀謨之元輔左右有骨
鯁之大臣則根本始壯固如磐石雖有外患且不足憂竊恐
猶未聞其人也又嘗揣此時用兵先後亦當有緩急之分大
約滅捻宜急患在腹地故耳捻滅乃可移兵以治回誅其黠
桀撫其柔良此在方畧處置不盡在戰鬪至滇黔島夷不過
觀我強弱以爲進退誠使捻回俱平此外直可折筆擧之若
不權先後盡以壯士健馬銷磨於角逐無窮之地又師行無
糧動致飢潰慮有他盜乘之而起爲憂非細凡此妄論恃明
公雅故不覺仍露往年把酒縱談習氣望不訶其狂耳明公

閱天下士多矣羅致不少矣而猶殷殷詢及下走豈非虛已
求才欲引與共圖宏濟乎柏心識匪林宗又僻處江干交接
甚少倘物色有得必相啟告庶仰副飢渴之懷僅沾沾自喜
者流固不足爲大賢道也惟爲 國爲民以時自重

上左季高恪靖伯書

時晉陝甘總督

丙寅十月廿一日

昨肅牋記猶未上旋聞有移節三秦之命雍涼地勢建瓴高
屋號山河百二爲 國家西陲屏藩頃逼回氛亂離瘼矣自
非出羣才畧無能摧陷廓清者 聖主知明公有文武威風
深識權畧眞寇子翼馮公孫之儔謂敕韓西方非明公不可
故下 詔推轂寄以閩外關中自此倚長城矣爲秦民額慶

也仗鉞啟行期於何日或鄂或荆途出何方若能瞻望麾幢
進拜馬首則尤幸矣柏心壯而遊秦隴畧悉其山川風氣竊
見回民多強獷柔良者僅事畜牧凶慄者則帶刀行劫營中
將士什九皆回而漢民極爲孱懦無復秦時銳士漢代六郡
良家之武力矣當時釁隙已深因料秦中有事必花門首禍
欲著徙戎之論度當事不敢任迨同治初元應求言 詔妄
上封事中有請簡重臣練兵秦豫之議時方多難 中朝亦
未之察不旋踵秦禍作矣蔓延至今兵力益不可用財賦殫
竭他省不能挹注師行往往數日無居人農業盡廢糧食告
罄既無轉餉他省之理又山谷糾錯水泉乏絕卽能褻糴時

糧窮追深討彼則逃匿荒塞遁出關外俟我深入彼乃潛斷糧路與汲道我軍未有不餒者也竊謂秦事不獨在猛戰而在方畧處置爲遠大之謀目今秦事尤極糜爛各營軍士精銳銷沮遠方召募之卒聞風皆不樂往卽往亦不能戰米麥又不可得當此而欲捲甲長趨雖賁育之勇韓白之謀亦困于石據于蒺藜耳爲明公計急宜奏起劉霞翁中丞仍撫關中其才本兼文武習於戎陣又得秦民心若復視事則明公左右臂也關輔千城力足任之霞翁前興屯田聞已有緒必二三年後乃能見效米穀旣足練軍亦就然後引師下隴戰勝攻取可運之掌明公上奏宜先與朝廷約勿責速效勿

速促戰必食足兵精乃可進討請以三年爲度不效甘受其責廷議旣從則展盡碩畫以奏膚公不爾則請簡他帥昔王翦趙充國皆先定規模堅守初議與君相固爭卒以成功願明公仿此意行之入秦先請駐節鳳翔廣興鳳漢二郡屯田地旣肥饒亂後村落邱墟田多乏主如得棗祇任峻輩專務墾闢力行勸課軍食豐足則士飽馬騰矣其與轉餽他省者功相萬也綜司糧臺已得人否前楚撫嚴公渭春似可奏使任之渠本秦人易於號召留心輿地可引與諮訪耶君友石方駐軍延安可畱以控扼北面而明公規畫南面遏寇護屯其他則霞翁折衝有餘南若秦州北若寧夏在隴右最爲饒

沃皆產秔稻須力固之不可失也至他日進兵視彼中尤饒
黠者誅翦之餘既不能盡誅俟其畏服請撫因兵力移而分
置之西寧階岷或延榆邊外聽立回村勿與漢民雜處杜塞
蹊隧擇險立戍布以威信又簡彼族良善者使自相什伍加
之約束無得闌出滋擾如此可保百年無事亦審方今兵勢
攻戰久疲且虞或有他變也唐鄂生太守者奇士也有名將
才前經霞翁奏調佐理屯田未知入秦否此君若至便可令
綜理屯田必有鄧艾之效詢諸霞翁必謂鄙言非妄率意妄
陳語無統飭惟垂省覽不宣

上左季高恪靖伯書

丁卯正月十八日

頃來晉謁值軍書雜遝將吏白事又四方賓從填湊幕府軍
情秘謀不便暢言座上懼有宣洩謹削牘上牋記而麾下賜
覽焉柏心孱劣又迫老耄於兵家計畫萬分未覩一二然壯
歲曾游關隴頗悉秦事辱與麾下雅故又承虛懷延納不棄
葑菲且方今勛臣及諸節鎮惟麾下爲豪傑第一朝廷悉
以西事屬之位峻名高仔肩極鉅適當秦事橫決之秋欲麾
下動出萬全乃慰四海之望不敢不竭其愚慮以冀裨贊於
萬一夫楊帥以忠果驍武之才而用之不得其地故威挫而
患益劇蓋秦隴之事與他行省異不僅在攻戰而在方畧處
置也向使早用麾下視師秦隴皆安如磐石矣今則隴地且

不暇問所恃惟秦地而擒賊爰犯舉穀潼澆武自昔號天險
者開關而延入之秦地前被回氣瘡痍未復又重以擒患恐
亦與隴地畧同前任督撫皆先引疾未知主兵者爲誰全境
之恆擾可知矣能固守長安乎目前楚豫邊境擒賊猶屬縱
橫麾下整師不免轉戰而前卽豫境羣擒聞風遁走前至潼
關恐彼中擒賊杜塞關路雖烏合之黨未有梟雄不能扼關
而拒震於麾下威名或遠竄鳳漢未可知然軍麾所向不得
不慎萬一彼或東扼潼關南扼武關則駐師畱攻徒延時日
而豫之擒逆仍斷我後糧援不通是前後皆荆棘也爲麾下
計請分軍爲二盛兵向潼關虛張攻勢而潛引師由山右絳

州之龍門渡河入朝邑韓城渡渭而南直出潼關之背關上有賊則表裏夾擊無賊則分路入長安益大張軍勢度擒賊在秦不能久留食盡必走鳳漢或窺楚蜀或結連羣回麾下入關相機勦滅賊走必出武關先檄豫師伏兵於前來而擊之可殲也若已去秦境麾下宜駐師鳳翔防逆回之進犯然後大興鳳漢二郡屯田三年之後兵食並足鼓行下隴埽羣回如拉朽耳其餘則柏心前書已詳不具述至督署置於蘭州此國初盛時爲控制西域起見今日形勢大異玉門關外不絕如縷無取控制建牙金城孤懸極西道路險惡糧食本少水泉又乏大亂之後不堪更宿重兵麾下所將皆東南

銳士風土不習難耐苦寒久屯必有思歸之念不若近駐天
風先固秦中根本似爲上計若必至蘭州受事則楊帥前車
可鑒也秦隴兵弁什九回人此時直以大度處之勿過分畛
域但可暗防不宜明露肘腋之患最當留意此與唐末魏博
牙兵故習畧同俟秦隴告平徐徐以計處之可矣秦隴皆用
騎之地多購健馬多練騎士此要務也餉路惟晉蜀通道無
阻易於調取他省恐爲捻賊所隔畱兵不在多數千人足矣
不足或調蜀兵亦可秦蜀山川風氣大半畧同較南兵更易
也麾下此行綏靖秦隴不但救目前之倒懸竊恐幽薊迫於
夷患異日保無徙都之舉如三秦旣固休養數年日臻完富

天府神臯古今極壯以麾下忠勤翼戴或赴國家之急或建
奉迎之策此二事者非麾下任之而將誰任凡此深言不能
眾中宣播故藉牋牘以聞惟麾下省察而采其可用者幸甚
又

前書所言持重之計耳度明慮已先籌及今請更言英雄之
畧爲麾下增助壯氣倘樂聞乎秦事雖難措手然其地則大
可爲及今治之猶易也目前楚境捻賊猶尙屯聚若用新軍
搏其不意旗鼓所向必皆破膽摧折乘勢逐之豫境各捻自
然聞風奔北卽騰檄豫境諭以師入潼關所過州邑速具輿
糧車馬以待我軍分爲三隊一向潼關一由山石絳州龍門

渡河入朝邑韓城渡渭而南直出潼關之背將軍從天而降
若與捻或遇便須奮力一戰可獲奇捷或勦或逐皆易奏功
威聲遠播卽羣回亦惕伏不敢輕動矣昔蒲洪姚萇宇文黑
獺崎嶇棲寄用一旅之師遂定關中埽除羣盜號稱霸王況
麾下將精卒數千奉國家詔命龍驤虎步如疾風埽籜豈烏
合乞活之輩所得抗其鋒勢者哉如失計進取便宜速發語
有之裹糧躍馬惟恐後時徘徊中路非良計也麾下雄畧過
人必能俯納鄙言柏心又白

又二月初五日 是時陝之渭北有回黨竄入

麾下本軍與劉鮑二軍 廷旨似有分勦捻回之意然當通

而爲一察我軍之孰精孰畧察擒回之孰強孰弱乃可用孫
子三駟之法如回利先擊則先擊回而堅壁拒擒分師以乘
其勝擒利先擊則先擊擒而堅壁拒回分師以乘其勝此用
兵先後之大畧要使制戰之遲速在我不在賊耳度目前擒
回二賊之勢似乎擒強而回弱擒眾而回寡就陝省而言也
其叛勇士匪皆新起烏合無足畏者或先攻其弱偏敗眾攜
回挫則擒亦氣奪此一法也或先攻其強取威制勝擒敗則
回自膽落此一法也如賊屯聚林葦之地則壅水可灌縱火
可焚是在應猝用奇臨機乃決耳至雷正綰一軍姑且撫慰
置之後路散地或不至有變卽變亦易制也又預省之擒尙

未殄滅將來武關前後尙虞有梗且均襄水路運輓直夏秋
之際漲起湍急沂流不易或難應急如能在山右蒲絳一帶
分立糧臺由江淮豫州轉輶晉地似於運道不至有滯管蠡
臆說聊備采擇

答鄆友石書

自庚申春滄江風雪送別後音問緬邈者六七載如筭之離
弦也徧詢交友皆不得踪跡亦揣及權奇斯馳之士所遇不
合悠悠風塵誰能以頗牧相推者特未知一劍橫腰畱滯何
方耳今秋七月兒輩郵執事延安書及軍中詩且辱兼金見
貺始得消息不覺距躍三百就審蕩寇安邊師中貞吉書詞

遠謀長算具見智畧過人詩亦高逼西京不改才人本色分
金太傷惠矣謝謝花門爲三秦大患至今日乃潰癰決疣幸
其中無雄畧魁傑之流故僅成糜爛不獨漢民暴骨如莽卽
彼亦傷夷已極死亡相當矣以管見度之方今之計不在深
入痛勦以斬艾虔劉爲武而在方畧處置剛柔得宜令彼仰
我威信解仇釋憾事遵約束不至跳梁反覆大致安靖而已
目前用兵芻糧最不易供一也懸師遠門多調客兵風土不
同至則思歸銳氣消沮二也西戎異類部落蕃多一氣所生
誅鋤難盡三也三秦兵將什九皆回人陰陽首鼠洩我機事
肘掖之間懼生叵測四也且中原齊豫皖楚腹心之地中於

捻禍荆棘數千里民不聊生未知遂能以歲月翦除否若西
陲亦率兵不解恐姦人乘隙而起更增他患兵久變生此亦
不可不長慮卻顧者也延州爲秦之北邊逼近銀夏麟府靈
武大抵沙塞范文正所經營者也考其措置亦不過開屯設
戍羈縻戎羌使威惠兼流耕墾並興足固涇原藩籬而已以
執事才畧旣整軍以破其心膽又使保塞諸羌長依耕牧而
上郡赤子皆晏然無烽燧鼓鼙之警令塞上重見范龍圖豈
非偉烈哉柏心嘗竊籌秦地經畧羣回之策若在開國初
以兵威盡驅回族處之玉門關外誠爲上計今則兵力不逮
矣但誅其叛者撫其柔良各分村堡無令漢回雜處擇彼族

之方正而爲眾所信服者使以什伍之法自糾其類事耕耘
畜牧者爲善類條以告於官吏加獎勵焉結黨帶刀朋毆盜
劫者爲不肖條以告於官吏而懲責焉禁漢民亦無得出入
回村挾嫌滋事而凡關隘險阻皆置戍設防申儆守望日久
畛域漸銷爭競不起自可相安無事或亦弭患之中計若不
權彼已不量時勢徒事浪戰直下策耳執事謂此言何如也
與何小宋布政書 言邑下鄉何家埠決處當留口事

今夏水潦爲災江漢並溢倣邑江隄告潰於下鄉之何家埠
決口濶狹尙未能定將來恐在五里內外其地斜直南岸之
城陵磯乃洞庭水口其下十數里爲三江口 俗名荆河腦 正當南

水門戶蓋洞庭包全蜀大半之水施宜二郡之水貴州廣西
強半之水湖南全省之水合五省水勢遇夏漲則畢萃城陵
磯之口北入荆江其時上游岷源經流自荆郡而來勢如建
瓴下游漢水怒泛又橫截於鄂渚漢口之間彼此相持霆奔
電激不能順軌會當夏令南風大作春撞汕刷北岸江隄最
中其禍而敝邑適在北岸又處川南交滙之衝非人力捍禦
所能爲功今茲潰口其驗也按何家埠一帶內外多係浮沙
向來頻築頻潰實由土性鬆浮立腳不堅而其地又爲水所
必爭之區未能有屹然不敗者閭閻性命悉託隄防修復之
議不待智愚萬口一詞往者寇難未作之前脩築鉅工或由

借帑或倚派土募捐今則異於昔矣經費支絀軍興且不能
贍况暇議及撫賑修築乎竊揣敝邑此次築塞決口其費約
在緡錢十萬貫以上若須捲沙退挽則費又不可勝計此外
三百餘里江隄經南風衝刷大抵隄面隄腳頽去過半矣一
切增補需費尙未遑計似此雖通省全力恐不能辦况區區
凋敝下縣安能任此此其勢不得不出於罷築而留口也審
矣顧留口非聽其瀾漫不復相機浚導也子產曰不如小決
使導賈讓曰大山無防小水得入治土而防其川猶止兒啼
而塞其口此皆所以因勢利導也鄙意以爲水自決口北行
所損畹田不過十數里即可與內河相遇水落之後疏其淺

滯不成道者使逕趨內河由內河入沔屬之洪湖由洪湖入
河人湖下達於漢陽之青灘沌口以入於江則南水之勢自
此大殺而支流所過非河卽湖向係沮澤之地於下游亦無
大損且漲寸則消寸漲尺則消尺乃積漸推移之勢與壅而
潰者不同擇禍莫若輕又省經費鉅萬倘亦明者所樂爲乎
至決口之水傷壤田畝悉當棄去奏豁糧額寬畱六七里爲
河身於東西兩旁分築遙隄異之使入於內河不至旁溢凡
所畱之地皆與豁除糧額所棄田不過七八里之廣十數里
之長而能救全上下數百里之田又此處畱口南水全勢可
以分殺凡做邑上下江隄皆獲保全歲省修防民間便可停

止派土藉資休養爲功甚大卽江陵郝穴等險工亦得此消
洩遇漲不至壅遏無大害而有長利其賢於築塞何啻萬萬
但愚民可與樂成難與慮始驟倡此議殊覺駭俗難行耳柏
心生長江濱數十年來泛舟上下縱觀江勢曲折深悉其利
害以爲專事修防誠不若分渠廝流之爲愈今者熟權經費
實屬短絀若復謀築塞少亦需金錢十萬貫以上多則不可
勝計卽使修繕如故而土浮患劇難期鞏固淪胥之民其能
歲歲爲魚乎執事方今禹稷無念不爲斯民請命適在圖惟
焦灼之中故敢持鄙說進備芻蕘請先下教飭敝邑徐令水
落後親赴潰口相度或脩築則當計爲費幾何或留口則當

計田畝糧額幾何決口之本距內河遠近幾何增築遙隄爲
費幾何繪圖貼說復集吏民廣詢博訪分爲二議以上執事
攜以謀於大府然後從長定計焉柏心之言不過欲因禍爲
福轉敗爲功深知經費無從取辦不得已乃出中策不敢信
以爲是也可否惟待裁擇冒昧陳列干瀆崇嚴不勝悚仄
上左季高恪靖伯書 庚午六月二日

今歲夏五由孝鳳太常郵到椽筆賜署山居堂額及跋詞諦
視之龍睇虎步海立雲垂兼北海平原二家風力卽鈎勒製
榜懸之中庭觀者如堵煥若箕張而翼舒泉石巖阿精曜華
燭榮及徹廬何幸如之敬謝敬謝山川修阻牋記久疏嚮往

之忱彌形軫結敬惟雄謨遠畧萬里廓清籌筆之暇在躬禔
福今春回鶻殘孽敢犯秦郊深入馮翊聞皆遣師進擊殲殄
無餘此間懸遠傳說不一彼眾之強乎弱乎飽乎飢乎無由
揣度其出於弱與飢耶則我卒之逃遁入彼與飢氓之倚勢
驅煽者第用招徠解散之術而彼勢孤矣然後引勁兵壓其
窟穴梟誅元惡餘者拊輯盪氛滌垢尙易騷除如其凶勢尙
悍儲峙尙饒彼主我客懸軍日久深入恐其斷後相持亦非
良策管見以爲及今量吾軍勢猶足進取盍不決策大舉建
三方竝進之計請爲麾下陳之正兵按隴東進發攻其尾奇
兵交河道太原出雁門經塞壘入夏州攻其首調蜀師出陰

平武都衝其心腹視彼屯聚所在豪酋所踞風馳雨驟霆奔
電擊使彼不知所備震怖惶惑自然瓦解爾乃盡銳合攻殲
擒首惡降撫餘眾不過竭半年之力用二三百萬之鎰即可
肅清全隄綏靖全秦合於兵家奇變所謂壹勞而永逸甞費
而永甯者也麾下明畧必早見及度無與贊成者故尙遲遲
未發書生踰度未必有當事幾敢陳之如右以備酌采或俟
合肥公入秦與熟商之兵久不決不用奇畧萬一師老財殫
彼又分道斷吾餽餌芟吾麥禾首尾奔救戰志日懈此亦危
道不可不慮兵勢惡分此爲師少者言耳若士馬眾盛併出
一途令彼專力扼險我軍無由深入則無爲貴智矣麾下謀

如湧泉計如轉規當無待愚公拙叟竊竊過慮耳暑甚軍事
極勞伏望爲國爲民以時珍護

答唐鄂生廉訪書

得書知已返渝州將赴成都有乞病請解兵柄之意鄙見亦
復如是秋杪在鄂垣與香濤先生爲節下謀竊以謝病爲上
策白起王翦古名將愛名必堅守本志自處萬全僅僅戰勝
攻取不足言也節下智畧忠勇自當畱爲鷹揚虎卧折衝干
城之任不當置之崎嶇困阨之中以老其才使異時腹地有
事或興歎於拊髀放深以今日請退之舉爲得策也黔置自
節下轉戰廓清後但據所復州郡足以立國其未盡下者大

抵土司故地耳若自此罷兵與羣苗申約以土地還之永不
侵畔杜塞關隘苗漢粗安可矣此爭要荒得之不過石田棄
之不啻甌脫何必疲兵竭餉以與爭此深林密箐哉方今腹
心之地其爲隱憂顯患多矣儲財練兵以應他變尙懼不逮
若更耗之於邊鄙無益之地諒爲智士決不出此自愚見而
論不獨黔省苗疆可劃棄卽全滇亦可仿此例賈捐之珠厓
之議有功漢室中葉不少但此等議論在枋政大臣有遠慮
者方能論奏節下所處不過只能主一身之進退耳書言軍
中積勞況瘁極矣不減伏波在浪泊時也讀之悽惻早釋軍
事納節養痾優游偃息靜加將護輔以藥餌備他日 國家

瓜牙虎臣之選是所切禱見貽銅鼓斑斕古物欽寶莫名節
下武功遠追丞相天威當自留之甲第與勒鼎銘鐘光照勛
伐乃以持贈泉石之叟位置無乃不稱然蓬華中已不啻榮
光燭天矣歸當作歌張之惜無吏部手筆奈何繫纜沙津明
日便挂帆而歸賓從雜還報書不能罄臆甚耿耿續有牋再
布列耳不宣

上左季高恪靖伯書

辛未正月廿六日

客秋曾上牋記謝賜勝書敝廬堂額兼持管蠡妄贊機宜雖
自知書生隄度不切事實然區區此心惟冀膚功早奏故敢
罄其微塵涓滴補助高深麾下察其愚亮其狂簡尤爲幸甚

關山絕邈大軍進止此間傳說尙無定論入歲以來承聞所
遣南路前軍周中丞鼓其勇畧克取秦州聲震河湟洮岷狄
道相罕等處回巢自此金城無南顧之憂彼金積堡負岫殘
孽失其部落結連之勢將震響破膽思望壘而乞降此取果
於已墜拔齒於將落之會也鄙見度之掘根伐株時不可失
請檄周中丞引師自南路入而奏調蜀師輔之過階岷臨洮
枹罕狄道大揚威武回巢必不敢動因加以拊循卽未必爲
我用決不敢復萌黨惡之念而麾下統銳軍按東非道進發
奏調晉師輔之皆會於靈武夏州示以四面合攻期爲一舉
拔取之謀彼若望風解甲抱馬足自縛請丐餘生則按誅其

梟桀而解散其脅從擇荒僻邊郡如西寧榆林等地俾安畜
牧闡之以河山扼之以屯戍毋令漢人擾之使其種類得營
生聚永無侵畔則雖周之方召漢之營平其區畫亦無以加
此麾下在軍間十餘稔矣壹勞暫費建此大計肅清西陲然
後上書請解兵柄優遊於東山綠野勛名進退豈非今之謝
傅裴令也哉又竊揣宸衷久厯西顧中外臣寮審知方畧
者少恐疑養威持重過涉遲回或以耗兵力糜財賦爲詞障
決唱聲遂騰中山之謗故愚見以爲此機可乘惟斷而行之
以戰止戰澄清自易智囊雄畧自當投袂而起也乘便貢臆
惟垂省覽不宣

上左季高恪靖伯書

六月望後舍間遽得四月十日賜書疾起披讀欣悉勛祺茂
豫威信徧於河隴若雷動而風行也甚善甚善願舉西征以
來廓清摧陷之功極詞歸美推而屬之迂儒下士謂曾預本
謀覽之慚悚汗下憶前此叨陪戎幄辱荷諮詢不過因昔年
所歷者粗陳形勢大畧曷嘗如許愿一言薛公三策切中機
要也哉麾下不遺葑菲儲之武庫已昭海納山容之量矣今
乃自以戰必勝功必取忠智敢決者遜而不居謂策出柏心
此則謙讓過淮陰侯遠矣以欽以佩傾倒曷勝柏心又有深
望者枹罕圍合彼勢漸蹙檄使縛獻首惡餘者解釋或下令

撫循或量爲安置此外不與黨附者勿以兵加其境俾安堵如故則全隴澄清而秦中依然千里金城矣追憶前此拜別之際語及他日奉迎大計麾下流涕慷慨引以自任今蜚鯨之徒軀睡卧榻狡謀叵測有識寒心所幸麾下克壯其猷果定西陲誠與中朝定計移幸長安如古行在所百二雄關足倚爲重又有萊公身任鎖鑰不啻舉太山而四維之然後縱兵范陽津門間殄盡鯨鯢爾乃迎鑾奉駕旋軫舊都惟此一策足定億萬載金甌之固度忠藎遠慮早有密爲經營者草野杞憂不於麾下發之而更於誰發之乎賜示大作先國事而割私戚處榮盛而閑憔悴得情之正極詞之哀壽諸

貞珉爲來者式矣肅賤敬復惟庸功迅藏爲國爲民以時自重

答陳小舫黃門書

自挂冠神武卽與麋鹿爲羣矣不復通日下書問垂三十載非獨執事一處爲然也山林鐘鼎異轍殊途敢以漁樵姓字上涸朝賢哉昨枉手翰見貽適文偉論累數千言讀之震怖失次伏處田間遙聞執事屢建讜言有聲臺閣心竊壯之引以爲吾黨重今覽書詞所述示大者翊宗社贊聖明次者肅百寮整憲度所謂漚膽批鱗者乃得其詳雖古夔龍汲魏如或見之甚善甚善抑柏心竊聞前代處臺諫者固有以

舉動撼山嶽顧盼生風霜丰裁峻厲使僉王膽落者矣然亦有積誠取信待時而發度其主之能從與其時之必行然後吾言用則天下蒙其福卽吾言不用而於峻節亦曾無少貶蓋諫臣而有大臣之心如唐李絳宋田錫韓琦皆諫臣之極軌也執事其有意乎給諫爲唐人人相之階今雖栖遲旣用直聲膺簡在行當不次遷除矣所望高懷勿嗟淹滯去歲晤哲嗣子鳳世兄於渚宮詢及執事起居云健勝有加聞之欣慰近想益精神百倍也柏心自經亂以來播遷無定家宅焚蕩幾瀕於死幸而護全澄清之後迫於飢驅奔走鬻文迄無暇晷客冬十月先慈見背自傷奄及始爲無母之兒哀哀

鮮民終身銜恤今茲仍館敝郡老生腐儒行藏亦何足道日月逝於上體貌衰於下功業不建著書無成以視執事羽儀霄漢何異燕雀之望雞雞哉匆促報牋言不盡意惟閔遠謨爲國自重不宜

上左季高惓靖伯書

辛未仲冬之望

月昨肅牋祇謝伏計已塵記室矣頃聞傳者謂俄夷意欲兼并西城朝廷聞之遂詔麾下移師出玉門陽關規復新豐竊謂此爲失策之甚者佐廟謨者不能料敵知兵猶狃於中國全盛之勢以爲城郭屬國皆吾祖宗所開拓豈可令遠夷蠶食一二宵小又忌麾下澄清闕隴功名太盛將欲

使之困於窮沙荒磧疲憊匱乏至潰散而後快此非爲國
家謀者也果有成命則請抗疏力陳不可出關如無此事
亦望先行疏列置嘉峪關外於不問惟極力守關保固秦隴
內地此安危所繫不可不先事陳奏者請爲麾下舉其大畧
而酌采之爲入告章本昔者匈奴強盛則漢武開置西域斷
其右臂匈奴遂弱漢亦衰矣至光武則不納質子閉玉門以
謝使者而隴民獲安厥後段熲奮其武節盡滅東西兩羌可
爲奇快然未幾卽階董卓之亂曹氏遂起而移漢祚矣唐之
盛時亦闢地至安西四鎮後卒淪於吐蕃明成化宏治間號
爲盛時曾棄哈密土魯番但守嘉峪關未聞有闌入內地者

明之亡也乃在流寇而不在西戎此往事之宜鑒者也近十數年前中原羣盜縱橫竊聞新疆南北諸城若存若亡者久矣是時有索酋者竊據僭號勢且逼近甘州今者俄夷不知與索酋相首尾抑已掠及南北諸城且又總吾罪人以臨之有匈奴用中行說金人用郭藥師俺答用趙全故智彼反爲主我反爲客俄夷在諸種中最強且大諭之以理與詞彼必不應威之以勢我又不足此近事之宜審者也且今吾力不能興師出關與爭者有三瓜沙以外聲氣久經隔絕保塞舊部無爲我用命者水草美地彼先據之糧糗安出乎芻藁安出乎馬牛橐駝安出乎往時臺棧頓舍大半已廢斥堠道路

荆棘叢生自嘉峪關至南北諸城近者七八千里遠者萬餘里駢中國壯士聞之黃沙白草冰天雪窖寥濶無人迹之地吾未見戰之必勝也此其不能者一也兵少不足制敵兵多又苦飛輓不及幸而勝必畱兵駐守設亭戍嚴烽燧增毳幕障水泉功費不可勝計彼西戎種落非吾孝子順孫稍不得志卽導夷深入糧援告斷異時仍不免委而棄之此其不能者二也中國自軍興以來垂二十餘年矣海內虛耗將士凋傷滇黔尙有未復之郡縣長鯨毒蜚布滿畿甸未嘗一日敢忘戒備若復舉銳士精騎自頓於輪臺交河之外腹地有警不能還顧譬蝗螂捕蟬不見黃雀在其後也此其不能者三

也奈何 中朝之士曾未涉思及此而甘爲夸父逐日精衛填海之愚耶故曰失策之甚也麾下不言更有何人能言哉方今惟從事河州一路早就收輯固守嘉峪關及靖邊平虜固原寧夏各隘口廣興秦隴耕屯力贊從都關中之大計脩明政刑選用忠良然後麾下上書請釋兵柄歸老綠野之堂黃花之圃與裴中立韓稚圭同其晚節優遊斯乃功成身退哲人高蹈千載美談耳柏心聞見所及淮楚諸名將皆於西事未甚相宜黔人有唐鄂生廉訪者沈毅英壯兼資文武明於戰守大畧後出之將才意中最心折此君且於西事尤練麾下他日欲引替人此君足以任之昔羊太傅薦杜當陽郭

汾陽薦李臨淮世皆稱其得人幸識之勿忘恃愛縱言率爾
妄陳非遇麾下不敢罄臆而談也

答洪文卿學使書

柏心景迫棠榆栖遲林壑久不敢頡頏當世豪英矣側聞執
事以廷對魁天下旋奉簡命視學楚北聲華烜赫自顧乏
夙昔傾蓋題襟之雅無由望清光通牋記不過私心嚮往而
已何意執事先施之以獎借又申之以垂詢滄溟自忘其深
而下納乎百川岱華自忘其峻而俯戴乎寸垣甚矣執事量
之閎器之大也柏心始而駭繼而媿終而感且奮思有以爲
執事助成其名而仰贊虛懷下問之意也不揆庸愚輒罄臆

而言惟執事采擇焉夫士習之頹靡有自來矣選舉罷而尙
文藝功令之所頒與其父兄師友之所導大抵如班固所云
誘之於祿利之途則然也軍興以來保薦優而班秩崇才隲
之士慕於速化庠序中皆囂然有蟬冕珪組之望次者亦得
以持籌握算佐治軍楮仕宦出其中田宅服食輿馬出其中
最下者則習於干謁攀援亦遂以脂韋洩忽爲固然無足怪
章縫中漸染此風爲不少矣今惟有倡之以實學勵之以躬
行名節以崇廉恥之防經綸以儲濟世之用不搖於聲利不
靡於流俗慮其無所勸也擇名行尤異者獎之動其倣慕之
心慮其無所儆也擇卑鄙最著者懲之發其媿厲之念積以

歲月示之範圍庶乎士氣日靜士風可振然非能取效旦暮間也又近來學術流弊最多其淺陋者不足言其才穎者則又挾私好勝馳騫不知返治經有漢宋之分途詞章有朝代嗜好之迥別稍不合則紛如聚訟而留心經世之學者甚少此非溺於浩博華艷則歸於拘牽迂濶而已有能兼本末賅體用貫文武處則脩己出則濟人者闔省之大求一二人不易得蓋才難自古歎之矣夫學臣者士類之標準也言者謂搜羅俊乂崇峻圭裁亦足稱職報功矣然其大且遠者莫如陶冶多士使盡趨於正學以助國家得人之效今聞執事藉軒所准諮訪賢俊表章前哲取錄不尙浮華嘉賞必先品

謹此眞留意大且遠者矣若於試畢之暇召諸生雋異者面
與提撕示以力求實學爲他日措正施行之本則轉相告語
爭自濯磨楚才之興起殆有不蘄而日進於古者斯非執事
裁成之效也乎柏心於學毫無所得拙詩梓後疵累益著執
事過譽萬萬不敢承所挾摠處尤爲切當張軍門事乃誤於
傳聞失實卽當刪去立夫先生蓋以故舊稍用回護然過矣
敢不自訟施郡道路崎嶇雨雪載途四牡逶遲將無勞甚

答黃子曜庭書

得月之二日書皆金薤琳琅木難火齊也柏心拙劣無似加
之耄及而吾子勤勤推獎溢量過情爲渾沌飾眉使裸人被

錦褒寵藻詞行間駢駢不啻以徑寸之珠抵千仞之雀何不
自珍惜乃爾雖五體投地九首納拜安足解其頰汗慚忤耶
承示論一首其氣骨則權載之之魁閎也其節制則李文饒
之雄毅也偉矣當矣唐之內難女先而奄後奄由女進者也
女禍太宗實啟之然高祖初起卽引裴寂定策則奄禍萌蘖
矣明無女禍而奄禍尤烈則成祖爲之有國者可不鑒此哉
桂樹歌一首悽麗道亮音節出帝京篇及長安古意骨力遠
勝梅村悠悠者恐未能辨此吾子受才殊尤絕特於學無不
賅於詞無所假凡有營撰若成誦在心借書於手莫不龍章
鳳質虎視鷹瞵沓沓乎若河海暴暴乎若邱山此昔之曹陳

思陸平原王子安所擅之以冠絕英流推倒豪傑者閱千百年乃今見之吾子當與九真之麟希有之鳥共其翔步耳總總萬流安足望其半趾一毛也哉老矣獲觀奇才盛事幸事